



#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北京

## 内 容 说 明

柯灵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解放前后，他创作和改编了不少电影文学剧本，还写过一些有关电影创作和评论方面的文章。他的作品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

本书收入柯灵同志六个电影文学剧本。按写作的年代顺序编选，已经拍成影片的有：描写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畸形生活的《乱世风光》；反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苦难渔民与其反抗斗争的《海誓》；根据茅盾原著改编的、描写女特务由堕落到自新的《腐蚀》；反映改造民族资本家的《不夜城》；以及歌颂党和医务工作者奋力抢救严重烧伤病人的《春满人间》。还有正在筹备拍摄的、根据夏衍同名话剧改编的《秋瑾传》。

柯灵同志的电影剧作题材多样，主题思想有一定的深度，刻画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情思并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装帧设计： 孙传哲

##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sup>5</sup>/<sub>8</sub> 插页：3（精6）字数：340,000

1980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册

---

统一书号：13061·345 定价：（精）1.95元  
（平）1.35元



作者近影

(1980年 摄于上海)

# 我的人生旅行

## (序言)

古往今来，对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比喻，最常见的是比作旅程。苏轼的一生不少磨折，不是高车骏马式的旅行，他却把严峻的人生比作飞鸿在雪泥地里偶然留下的爪痕；鸿飞冥冥，爪痕也就消失。这自然未免过于潇洒了。他自己的诗文就一直留到现在，连同这个比喻。——以后大概还会流传下去的。

我经历过不少惊涛骇浪的时代，我的人生旅程本身，却是一次平凡的跋涉。但不知怎么，竟和文学、电影结了不解缘。我在1931年冬踏进电影界，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可是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却有很大的关系。那时我还是个乡下少年，来自浙江绍兴。——我在这里“自报家门”，公开自己的籍贯，不是意在和鲁迅先生攀同乡，表示与有荣焉，而在于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绍兴虽然出了鲁迅，而力主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的一位党官。——当时的浙江省，正是蒋家一统的黑暗王国，我就是这王国中的“蚩蚩之氓”。我生平有一件铭记不忘的事，是我开始接触新文艺时，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由此看到了一颗崇高的、战斗的心灵，开始懂得对世的爱和憎。后来到上海，进了电影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不久又近在身边，碰上了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这就使我在云横雾塞中逐渐看到了对岸的青山。我的人生探险是很辛苦的，磕磕碰碰的事很不少，幸而没有误入歧途，靠的就是这“旅行指南”。现在我的旅程不知不觉到了“夕阳无限好”的境界，让我借此机会，对党，对我

所有识与不识的人生向导，献上我掬自肺腑的谢忱吧。

我从1938年起，陆续写过十几个电影剧本，这里选出六个，作为我对电影艺术暗中摸索的一些痕迹，也算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串脚印吧。把它们凑在一起，读者也许可以看到若干从清代末叶开始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际遇、形形色色的人生剪影。从《秋瑾传》到《春满人间》，看到我们祖国起了些什么变化。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乃至表现形式，都由这些作品和读者直接对话去，我不想从旁插嘴。只是对其中的两个剧本，我想说一些题外的话。

《不夜城》影片拍成后，曾被打成“大毒草”，1958年，1965年，受过两次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但第三次大批特批，我还被押到全市游斗。而且还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无独有偶，另外还有一部《彻底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这大概是很好看的吧，但我作为这部片子的主角，却没有欣赏的幸运，因为我在那时是被剥夺一切正常权利的，何况还关在监狱里。这座牢房是历史遗产，从前法租界的殖民统治机器，革命胜利后由中国人民接收过来，到林彪、“四人帮”手里，就移用作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专政工具。列宁说电影是“一切艺术中最重要”，林彪、“四人帮”却用以攻打手无寸铁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才是真正空前绝后的大发明。我不知道那两部片子是不是还在，这是应该作为稀有的历史资料，在世界电影博物馆里保存起来的。

使我感到抱歉的是，因《不夜城》而累及无辜。当时的宣传、文化领导部门，乃至统一战线领导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因此吃了流弹。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也和影片挂起钩来。和这部影片直接间接有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一律被揪，排着队陪斗，甚至祸延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当然是斗争会上“天然合理”的配角。株连之广，使封建帝王也要在地下张口结舌，

自叹不如。使我衷心感谢的，则是在1965年全国性大批判中有些同志给予的同情。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曾经邀请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和著名人士开座谈会，认为对《不夜城》批判过头了，建议修改后可以放映。这当然没有成为事实。巴金同志在《随想录》里谈到，他曾经奉命写批判文章，一再推辞都推不掉，文章发表前特地来我家，告诉了我。（那时我家里真是门可罗雀，人们怕触电，绝迹不来了。）我当时没有向他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决不会对我无中生有，入人于罪。正是因为如此，巴金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多了一条对我“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罗荪同志也来看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坚持他说过《不夜城》“掌握政策比较好”。阎东宾（是林默涵同志的笔名吧？）和陈默同志的批判文章里，都承认我写《不夜城》的动机是为了歌颂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只是这笔下超生的一句话，我是多么的感激涕零。许广平同志特别在这场暴风雨中遥远地从北京给我写了信，我永远忘不了她信中的一句话：“要经住它！”就是说，要验得住这场考验。人在急难中，还有什么比同情更珍贵的呢！——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后来许广平同志在1967年去世了，我却连想发一封唁电也办不到，因为我是在铁窗下从报纸上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

当然也有看到别人摔跤子就打哈哈，觉得悦目赏心的人。还毕竟是极少数，“敬惜字纸”，不提也罢。

1967年，一个夏季的晚上，“造反派”把我从监狱中提出来，在上海人民广场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我的老伴偷偷地跑来旁听了。那时我忽然在茫茫人海中失踪已经一年，这就给了她在台下远远望我一眼的机会。我是低着头的，当然看不见她。其实我心里一直害怕的，是让她看到我在批斗会上的情景。——这是不堪设想的事。但我当时一无所知，在台上也很镇静——斗惯了。泼污水并不能触动人的灵魂。感触自然是有的，在台下如沸的人声中，我默默地口占了一首七绝：

此真人间不夜城，  
广场电炬烛天明。  
卅年一觉银坛梦，  
赢得千秋唾骂名！

这是地道的打油诗，后两句是从杜牧的《遣怀》里套来的，很有点玩世不恭的嫌疑，我现在记在这里，也算是浮世的一景。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一个实验，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历史作了公正的结论。《不夜城》虽然经过这许多折腾，毕竟是对这场实验的胜利的赞歌，尽管唱得不够漂亮，我也感到欣慰。作为这个伟大历史的辉煌的彩绘，有周而复同志的大块文章《上海的早晨》在，读者可以从那里得到满足。

《海誓》是1948年冬在香港写的，次年拍成影片。这个剧本写了一个渔民向渔霸复仇的故事，主人公不是一个白璧无瑕、十全十美的正面人物。我当时这么写，是以为描写个人复仇，不等于提倡个人复仇，写出复仇者结局的失败，也就明示了这不是一条正确的出路。在压迫者占压倒优势的社会里，号召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决不是消极的思想，鲁迅先生就曾热烈地赞美“女吊”，誉之为“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我在给《海誓》主角画像的时候，写了他在海上覆舟时奋力救人，甚至救了他仇人的性命；因为他不愿乘人之危，宁可在正常的情况下另找复仇的机会，用以讴歌渔民的品德。而剧中的思想核心，则是强调“血债必须用血来还，阶级的仇恨决不能因压迫者的怀柔和小恩小惠而泯除。”（见我在一九五〇年二月所写的《关于〈海誓〉》一文。）这是我在全国解放前夕一种朴素的情绪和观点的反映，自然不能由此代替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的阐述。——我没有那种能力，我也很怀疑，一个电影剧本是否能挑起这副重担来。

《海誓》脱胎于杨振声先生的短篇小说《抛锚》，石华父同志



据以改编的同名舞台剧本(在上海演出时改名为《海葬》),但电影剧本离小说与舞台剧的基础已经很远,几等于向壁虚构,电影剧本中存在的问题,应当由我完全负责,与杨、石二位无关。石华父同志是我的熟朋友,不幸竟以身殉文化大革命。《海誓》导演程步高同志,是三十年代明星公司的老同事,《狂流》、《春蚕》等影片就是他导演的。他于1966年夏在香港逝世,遗言希望归葬祖国。他那时当然不了解,祖国正处于草菅人命的年代,践踏生人之不暇,还有谁来管死人的事。海外赤子,肉身化作尘埃,依然心向故土,期望叶落归根。但“四人帮”是一帮失心狂,根本不可能理解感情的价值。《海誓》中的一个重要演员王斑同志,在解放后不久就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却终于逃不过十年浩劫,也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此外,《腐蚀》的主要演员石挥同志,已成反右斗争的牺牲品。(十分遗憾的是,我在运动中随声附和,也对他提过不切实际的意见。)高重实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谢世的。我谨在此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悼念。

电影从剧本到银幕,是庞大的集体创作,众多的才智和心血的结晶。我感谢茅盾、夏衍和已故的石华父同志给我改编他们作品的光荣,感谢和我合作过的导演(其中不少是我的良师益友)、演员和其它方面的艺术创作者。我付出的劳动只是有限的一部份。我也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使我这些寒伧的旧作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最近读了两本好书:钱锺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我一向是他们作品的心折者和爱读者,为了舍不得锺书同志那篇《中国诗与中国画》,我把登载这篇文章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在七颠八倒的生活里保存了三十七年,现在得到了《旧文四篇》,真是从心里感到高兴。这些旧文,出版时除了保留原来的主要观点,都作了仔细的修改。作者在《卷头语》里说:“它们仍然是旧作,

正象旧家具铺子里的桌椅床柜等等，尽管经过一番修缮洗刷以至油漆，算不得新东西的。”《春泥集》的题名来源于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又护花。”那么不管花开花落，寒来暑往，好东西并不在乎新旧。但电影是艺术与科学结缔的产儿，单是表现形式，就象流行的时装一样，日新月异，一时一个款式。我的这些旧作，只能算是过时的新装，那种引人发笑的老式摩登，要改也无从改起。这是地道的“雪泥鸿爪”，等不得日高三竿，就会消失的。

天气回暖了，大地是宽厚的，她不但生长奇花异草，秀木琼林，也容许一些不知名的野草闲花，在路边篱畔自开自谢。我愿和我的读者一起，共同享受这一份造物赐与的欢喜。

柯 灵 1980.4.2，于虞山下。

## 目 次

序.....	( 1 )
• 乱世风光 (1941年) .....	( 1 )
海 誓 (1949年) .....	( 55 )
腐 蚀 (1950年) .....	( 125 )
不 夜 城 (1957年) .....	( 211 )
春满人间 (1959年) .....	( 279 )
秋 瑾 传 (1962年) .....	( 349 )

# 乱世风光

(一九四一年拍成影片)

## 人 物 表

- 孙伯修——随着乱世风涛打滚的人。
- 凌翠岚——孙妻。被乱世压碎了的贤妻良母。
- 孙小翠——他们的女儿。光明的追求者。
- 叶菲菲——妇女中的玩世者。
- 钱士杰——玲珑剔透的洋场恶少。
- 柳如眉——风尘中的良善女人。
- 老校长——追逐理想的教育家。
- 陈 华——其子。光明的追求者。
- 其他青年学生。
- 王家祥——投机商。
- 陆宗陶——投机商。
- 陈荣庭——投机商。
- 冯先生——白发苍苍的银行出纳主任。
- 东 生——大都市典型的侍者。
- 二房东太太。
- 苦力、摊贩、行人等等。

## 一 序 景

景渐显：熊熊的劫火，燃烧着的片名：《乱世风光》。

画外一个苍老的声音：“这是一支乱世的插曲，一个平凡的故事。”

片头翻转，火焰不见了，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一张“合家欢”：孙伯修在一边；翠岚和她的爱女小翠在另一边。小翠抱着她的爱犬小白。

画外苍老的声音继续着：“这是一张‘合家欢’，是江南千百万人家里面的一家。在兵荒马乱之中，一家人分散了！”

一个轰雷似的巨响，一把利斧劈下来，“合家欢”骤然分裂为二。

画中人突然活动：孙伯修仓皇东走；翠岚拉着小翠慌慌张张地向西逃去。

## 二 大竹林——山径

景切入：一大群的难民仓皇遁走，蜂拥一样奔下小丘。

翠岚拉着小翠，小翠抱着小白，夹在群众中，奔入竹林。

小翠：“妈，找不着爸爸怎么办？”

一个逃难的胖子：“嘘，别响！有飞机！”

大家紧张而沉默。

机声远去。

小翠轻而哀怨地：“妈，家也毁了，爸爸也失散了，我们怎么办！”

翠岚：“小翠，别害怕，咱们到上海找姨妈去。爸爸一定也会到那儿去的。”

### 三 荒 野

流离道左的人群，凄切而彷徨。

在人丛中到处找着失散了的妻女的伯修。

伯修惨厉的声音：“翠岚！……翠岚！……小翠！……小翠！……”

### 四 火 烧 场

劫后的家园，断垣残井，一片凄凉。

对着一片瓦砾场的孙伯修，惶惶四顾，怅触百端。

回忆中的甜美的家园。（叠印）

回忆中的一家欢乐的情景。（叠印）

仍然是一片零落的劫灰。伯修站起来，无可奈何地走去。

### 五 上 海 北 站

火车刚到站，乘客纷纷下车，里面有翠岚和小翠。

### 六 一 所 弄 堂 房 子 的 门 口

翠岚和小翠坐黄包车进画面。她们下车，找门牌，叩门。

翠岚：“请问章敬之先生在家么？”

口吃而噜苏的佣人：“张……张什么？这……这里没有张家！”回身走，忽又想起，“噢……噢，有……有的，章……立早章。……章敬之，对不对？”

翠岚：“对呀！”

佣人：“有……有的。从前有的。现在他们搬走啦。”

翠岚：“什么？”

佣人：“他们不……不在上海啦！”（门蓦然关了起来）

小翠：“妈，我们怎么办呢？”

翠岚想了一想，平静地：“黄包车，找个旅馆去。”

## 七 货车上

嘈杂的人声，混乱的景象。

火车上挤满了人。这是没有顶篷的货车，伯修也在车上。下面还有许多逃难的人要挤上去。警察在驱散人群。

一个妖冶的少妇在人堆里被挤过来又挤过去。她挣扎着要上车，上去了又被挤下来。她是叶菲菲。

伯修正在车上面，他伸出手，帮了她一把。

菲菲：“谢谢你。先生，……”她的话还没有完，伯修刚好把她拉上去，自己却跌了下来。

菲菲娇滴滴地呼喊起来：“哎呀，你们怎么把这位先生挤下去了呀！”

伯修挣扎着要上车，警察要拉他下去。

菲菲大叫：“呀！巡警先生，别拉别拉，他本来在车上的呀！”

伯修终于爬到一边较空的地方，上了车。

菲菲遥为呼应：“谢谢你，对不住你。你那边好站么？”

伯修：“好，好。不要紧，这边好。”

## 八 上海饭店

上海饭店的一角。翠岚母女刚吃过点心。小翠在喂小白。翠岚在理箱子。

翠岚：“上海连旅馆都住得满满的，明儿找房子，怕还真不容易呢！”

小翠：“今儿还算是运气，找到了旅馆，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 九 货 车 上

车上的人拥挤着，把叶菲菲一直向孙伯修的一面挤过去。

菲菲在嘈杂的人声中尖叫着：“你们怎么啦？你们怎么啦？  
唷，你们要把我挤下去了！”

她慢慢地挤向伯修的身边。

## 一〇 上海饭店

夜。小白躺着。小翠睡着。翠岚在床上沉思，灯光懒洋洋地  
投射下来，象是在抚摩乱离者的哀伤。

## 一一 货 车 上

叶菲菲挤到了伯修的身边。

嘈杂声少一点了。有的难民疲倦地垂着头。一个难民打着瞌  
睡，不知不觉靠着了叶菲菲。

菲菲：“你怎么啦？打瞌睡靠到我身上来了。……唷，你身  
上那股味儿！”

## 一二 上海饭店

翠岚跟小翠在床上睡着。小翠在发着梦呓。

小翠一把抓住了翠岚：“爸爸，这可找到你了！”

翠岚轻轻推着她：“小翠！小翠！”

小翠：“你别跑呀，爸爸。”

翠岚：“小翠！你又做梦了？”

小翠醒过来揉着眼：“啊！是做梦吗？”

## 一三 货 车 上

叶菲菲打着瞌睡，碰了伯修一下。醒过来：“对不起，孙先  
生。”